

民 国 市 井 言 情 小 说 精 粹

醋 与 蜜



中 央 民 族 大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张 山

封面设计：肖 海

猎 艳 者

—民国市井言情小说精粹—

华 成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27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2.25印张 305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1001—736—5/I·83

定价：10.00元

目 录

北里婴儿·····	毕倚虹 (1)
野·····	王代昌 (11)
葬礼·····	胡嫣红 (15)
孺慕·····	胡嫣红 (20)
屁美人·····	天 笑 (25)
模特儿·····	陶 冶 (33)
恋人的涎沫·····	林俪琴 (45)
婚·····	薇 明 (51)
恨·····	胡天农 (64)
心理变态的女人·····	文宗山 (73)
已嫁的恋人·····	江红蕉 (87)
色的诱惑·····	顾明道 (94)
白干与银耳·····	吴克勤 (103)
断肠曲·····	徐心芹 (111)
新婚惨史·····	许谨父 (116)
三角式的儿子·····	张秋虫 (122)
烟篷·····	包天笑 (127)
一束情书·····	张碧梧 (138)
最后的接吻·····	陶啸秋 (148)
酒后的甜吻·····	王警涛 (154)
青年美术家·····	慎 言 (159)
一个猎艳者的精密思想·····	求幸福斋主 (170)
醋与蜜·····	程瞻庐 (178)

名片主·····	范菊高(183)
一粒痣·····	林俪琴(191)
覆水怨·····	恨人(203)
胜利者·····	程小青(206)
不结婚的恋爱·····	顾明道(215)
爱之影·····	求幸福斋主(222)
春回·····	吴梦云(228)
我的新婚·····	张舍我(237)
不幸之邮差·····	江红蕉(243)
谜·····	汤雪华(247)
醋意·····	骆无涯(264)
婚误·····	吴双热(270)
桃花血·····	严独鹤(276)
离合悲欢一杯酒·····	程瞻庐(293)
在松林里·····	钱今昔(306)
情俘·····	刘恨我(318)
拘谨的薛先生·····	胡嫣红(326)
失恋后的爱·····	汪放庵(334)
离婚的证据·····	求幸福斋主(343)
爱神之模型·····	天笑(351)
柔乡苦海录·····	瘦菊(357)
英雄事业·····	赵茗狂(371)
伊的回答·····	范菊高(377)
脚之爱情·····	伊海鸣(382)

北里婴儿

毕倚虹

我读了何一雁先生的《倡门之子》，他对于那负义的嫖客，痛下了一个大打击。那事实也算得是残酷极点，经一雁先生犀利的笔锋力透纸背的一描写，格外使人见了悲悯。我因此想起我的胸中，也贮藏几件类于《倡门之子》的事实，如今慢慢的追记起来，写几篇，也不敢说什么创作，不过作为我看花载酒的一种纪念品。唉！浪荡平康，十年一梦。消耗了许多经济精神，招惹了许多荒唐名气仔，细思量，哪里买着什么笑？不过换得几篇烦恼和忏悔的文字而已！何一雁先生见了，想必与我也有份同情的感想呢！

我如今单提一个妓女，名叫蕙娟，十二岁的时候就被她的父母卖给娼家。那出钱买她的人是一个老妓，名叫蕙娥，手里买进卖出的妓女，也不下六七个人，全是五六十块钱买进，放在她自立的妓女养成所里做练习生。一年两年，粗有人样；三年四年，风头渐足；不上五年，一定打扮得花枝花朵，管教来的嫖客，见了她止不住的性欲膨胀。蕙娥便利用这机会，大大的敲一竹杠。前后的结果，嫖客牺牲了金钱，妓女牺牲了身体，只便宜了所有权的鸨母。蕙娟初买进来的时候，蕙娥当然也是这样办法。学唱，学酒，学装饰，学媚人种种的妓女科学。蕙娟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总算熬出头，得了蕙娥的毕业证书了。那练习时代的零碎苦恼，也不去说它。

这时候蕙娥对于蕙娟，命令她出局侑酒，做一种经常的收入，但是全靠这一注局钱，那很有限的。蕙娥的心里早打定了两种计

划：一种放纵她与嫖客发生恋爱，诱惑客人替她梳拢（即买得初夜权——编者注），可以赚一宗巨款。并且梳拢这件事也有救济的方法，可以梳拢名义，一次、二次、乃至三四次，向几方面的嫖客骗钱。另外一种计划是等待有客人恋爱关系浓郁，要娶蕙娟回去的时候，她便提出一个条件，要索整万的银子，方才解放她的自由。这种计划呢，要不是蕙娟生得美丽，有感人的资格，蕙娥也不存这奢望。所以做娼妓的女子面貌丑了，到处惹人厌恶，固然是可怜的境界；可是面貌好了，鸨母的欲望也因此加高，妓女的苦痛也便更深了，蕙娟不幸竟是吃这美貌的亏。可怜蕙娟的同院姊妹，不知道老鸨的心肠，还常常对蕙娟道：“老四呀，你真是福气，面孔好，生意好，客人多，娘欢喜你。”

蕙娟的门下嫖客如鲫，蕙娟啼笑因人，也不挂心上。内中有一位费无义，是一个倜傥少年。他的家世是由商而宦，在上海社会里，也算得是有数人家。费无义仗着他父亲有钱，略为读了几年书，提起笔来可以写几句信，翻开报来可以解识大意。在他父亲，以为我们这种人家，有了这种儿子，也算有学问的了。在费无义自家，也觉得可应对世故，何必读书。所以得着空子，总在青楼中走动。他父亲也承认子弟嫖堂子，是我们高等人家应有的事实，不必禁止，并且不能禁止。因为一禁止了，当时虽怵于家庭的权威不去嫖，可是将来反动力更大，必有一放而不可收拾的一天。到那时候子弟毫无嫖的经验，耗费的嫖资更大了，所以他抱定开放主义，不禁无义的嫖。然而也附带声明，不供给无义的嫖费。在无义父亲的意思，也是存一个用经济限制他儿子嫖的活动力，真所谓用心亦良苦矣。

合该有事，费无义不知怎样会结识了蕙娟。蕙娟一打听无义是一个豪门公子，又生得玉树临风，所与游者又都是场面上的阔客，就是这几样，已经可以考在嫖客当中的最优等了。再加费无义性格温存，和蕙娟卿卿我我，从不发一次脾气，慰藉熨贴，真是深入人心。人非木石，谁能无情？蕙娟便把无义当作一个极知心体己的客

人了。可是嫖客与妓女到了这步田地，当然要发生到肉体亲爱问题了。妓女是卖笑的，按着道理说，妓女的贞操是不成问题的，似乎费无义和蕙娟的肉体亲爱问题，不难解决了。唉！这正是妓女的鴿母，笑逐颜开侃侃而谈，主张权利的机会来了。换一句话说，贞操这两个字不能算妓女本身的道德，简直是鴿母换金钱的品物而已。

蕙娥是何等样利害的人，瞧着费无义和蕙娟的情形，晓得是一发千钧的时候到了。便实行戒严起来。无论什么时候，不许无义和蕙娟两个人对话，旁边总有一个娘姨或者是小大姐夹在里边。名是在旁边伺候着，实地上就是监视行动罢了。在普通的客人或是妓女，原可以下命令不许第三者在旁边搅扰；可是负贞操责任的清信人（指尚为处女的雏妓——编者注），就不能下这驱逐闲人的命令。便是发下，那些监视行动的娘姨大姐也不奉诏。在嫖客一方面，遇着这种地位，生怕担负破坏妓女贞操的责任，没人在旁还要拉一个闲人坐着，做个见证，表示清白，更不能拒绝监视人。所以蕙娥派的娘姨大姐，在费无义和蕙娟早已视同眼中钉；然而根据妓院中神圣的习惯，和鴿母的权利关系，竟奈何她不得。

男女两性的恋爱，越是遇着障碍，那膨涨力越大，黏固性越坚。这其中说不出来的玄妙，凡是经过这恋爱困难阶段的人，都能承认我这句话。蕙娟和费无义这时候因鴿母作梗，分外亲密，能够在屏角帘前偷空说一两句话，总是觉得异常美满，喜极而涕。有一天蕙娥病了。那些娘姨大姐七手八脚，正忙着伏侍老鴿的病，疏于防范。费无义便又和蕙娟想出胸中蕴蓄的问题来了。蕙娟凄然道：“我这身体是不值钱的，谁来也不敢拒绝，何况是你。你，我还有一丝一毫不满意吗？不过假母那里不通过，我们草草的办了，我呢，不过受些打骂凌逼，那是惯常的，不算稀奇，不足为辱；你呢，有这把柄给她捏着了，后日的麻烦固多，并且名誉上还要受损失。还是忍耐些，从正式谈判的好。你也不是没身家的人，银子还是拿不出来吗？”

费无义听了她这一番话，半晌不响。停了一刻道：“你的话也不

错。我怎好勉强你？不过你未免替万恶的鸨母计划太周到了，为什么不替我想想？难道我这一片爱你的心，不敌老鸨花钱买你做娼妓的恩吗？”说着，言语中夹着几分愤怒的气息。蕙娟叹口气道：“你误会了我的计划，并非替鸨母主张权利，也不是怕自己挨打挨骂，实在还是为你打算。我思前虑后，倘然我们竟自由的行动，一旦偿满了这几年的缺憾，未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天下事终瞒不了人，万一被他们发觉了，你在堂子里的顽笑名誉原不足惜；可是你和我的结合，恐怕反要因此破裂，你和我前途的希望更黑暗了。”说到这里便眼圈一红，纳头在费无义在怀里呜呜咽咽的哭了。费无义见她哭了，也觉得刚才是误会了她的意思，转过来很慰藉蕙娟一番。第二天蕙娟见了费无义，瞧着没人的时候，低低的向他道：“昨天的事体你虽原谅我，不怪我，但是过后我仔细想想，我这拒绝你，究竟有些对你抱歉。你赶紧的提出正式谈判来罢。”说着脸也红了。

费无义托人和鸨母蕙娥一交涉，蕙娥心想，果然鱼上钩了。老实不客气两句话：“费少爷要娶蕙娟，身价一万元；要梳枕，喜钱三千元。划一不二，不折不扣。”那朋友遂转复了费无义。慢说无义在亲权支配之下，拿不出这许多的钱；就是有这许多的钱，被老鸨要索，类乎强迫的租税，也不愿意拿出来。可怜他与蕙娟的恋爱，竟因经济的束缚受一打击，只好不想起了。蕙娟知道了，除了没人的时候偷弹几点眼泪，也没有第二种方法。可是因此一来，见了费无义分外的抱歉，爱恋的思想愈加浓郁。

这时候费无义有几个同嫖的朋友，晓得费无义和蕙娟的这段交涉，很替无义抱不平，要想一个法子惩戒蕙娟的鸨母。商量了多次，总没有结果。后来有一个朋友传授了无义一个方法，无义虽晓得这个法子不甚妥善，但是当时含着一种愤怒，也顾不了许多。不动声色的向蕙娟院中，照常呼灯载酒，但不提从前那件事罢了。

过了些时候，无义又得着一个机会和蕙娟密谈。他道：“我有个姑母新近死了，姑母很有遗产，没有儿子。姑母最喜欢我，遗命叫我

承继她，她那财产全传给我了。你不瞧我臂上系一条黑纱吗？正是为我姑母穿孝。”说到这里，笑了一笑道，“这块黑纱的代价不少呢，姑母财产共有十万左右，不动产不必说，单是现票有两万呢！这笔钱我父亲也不能过问，可以尽我自由的享用了。我和你的身体，也可以在这一块黑纱上完全解决呢。”蕙娟道：“得着意外的财，固然是高兴的事。但是你姑母既疼你，将财产给你，你也该念着姑母一生积蓄起来很不容易，不可以趁她一死，来不及的挥霍。旁人议论不雅，你问心也交代不过呀！”费无义笑道：“想不到你竟会有这样的正经话来教训我。”可是蕙娟得了这个消息，信之不疑，心中也有说不出的愉快。心想费无义总算是个有情义的人，他自家手头有了活动的钱还不忘却我，第一先办我的事，待我可谓仁至义尽，倾向无义的心因此格外诚恳了。

从此以后，无义见着蕙娟，总磋商迎娶的方法。无义并且和蕙娟说：“我是听你的话，恐怕外边物议沸腾，所以须待两三个月后再办。否则依我和你的爱情热度，恨不得立刻一双两好，早成眷属呢。”蕙娟道：“迟早倒没关系，只要我们两人能够有这美满的一天就罢了。如今你既有了体己的钱，我还不是你的囊中物吗？我的心绪近来因此镇定得多了。”无义见蕙娟深信他，心中不觉大喜，心想我那朋友到底有见识呢！于是趁势对蕙娟道：“不瞒你说，从前我和你在一块，你是一个清信人，我怕老鸨起疑心，将来敲我的竹杠，往往要避点嫌疑。如今我准备好了钱讨你，大不了多出几千块钱，什么天大的事，没有什么不了。我觉得嫖客避嫌疑，正是嫖客伤心的境界。我现在对于这嫌疑两个字，认为不成问题了。”蕙娟听了也笑道：“有了钱，方可以说这大话。我如今既知道身体已经有着落，对于鸨母也不似从前那样怕她了。唉！世界上什么喜怒哀乐，全是金钱在那里操纵罢了。”费无义道：“可不是呢！”

费无义利用蕙娟信任他有娶她能力的机会，他便甜言蜜语，用诈欺手段，秘密的先解决了娶她问题。当中的一部分，满足了几年

渴望的性欲，总算是费无义无代价的损害了鸨母的权利，报复她前次敲竹杠的愤恨。在蕙娟的痴想，以为无义一定要娶我的，这秘密无发现之一日，委曲求全，也不过要固结无义的欢心，谁知正中无义的诡计。春风一度，费无义便永远的不与蕙娟见面了。普通的说法是嫖客上妓女的圈套，这件事是妓女上嫖客的圈套。费无义这种办法，他志在报复老鸨，取快一时，谁知直接的却负了蕙娟，然而费无义既决心做这负人的事，良心早已丢在一边。他的朋友劝他道：“骗骗妓女，有什么伤天害理？”无义深信了，所以有此举动。唉！单纯的嫖客心目中，简直不把妓女当一个人看待呀！

老鸨蕙娥见费无义绝迹不来，她心中明白，一定是上次拒绝了他的请求，吃不落我这个竹杠，给我打跑了。虽然失一户客人，不免少一宗收入；但是排斥了蕙娟一个恩客，妓女心中是件恨事，老鸨心中却是一件喜事，也不在话下。独有蕙娟见无义忽然不来，还以为是病了，十分担心。几次三番向他的朋友打听，朋友说病是没有，人到外路去了。再问哪里去，有的说汉口，有的说南京，有的说广东，真是越说越远了。暗地下派妥当的大姐娘姨到费家去问，也是侯门似海，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和门翁问点消息，也是惆怅迷离，电话更是打不通了。可是探出一点确实消息，费无义也没死什么姑母，更没有什么财产传给他。并且费无义只有一个小姑母，只有八九岁，每天无义的父亲给她三角小洋买点心吃，哪里有十万财产？这些话娘姨打听来告诉了蕙娟，蕙娟起先还不相信。后来四方八面印证起来，晓得费无义有意造下一大篇鬼话骗她入彀，这时候悔恨无及，也不能和一个人说。她的愤闷可想而知，幸喜那个秘密无人发觉。

恋爱浓郁的性交，结果最容易有孕。一月两月，蕙娟还不得，三月四月，腹部渐渐凸起。鸨母深知蕙娟除了费无义外，没有第二个要好的人。这腹中一块肉，一定是费无义的遗孽。再一看费无义绝迹不来，更足以证明他是情虚畏罪而逃。鸨母是晓得费家的家世

的，闭目想了一回，计上心来。也不发作，当时但盘诘了蕙娟一回。蕙娟这时候又羞又愤，除掉伏地哀鸣，尚有何说。蕙娟的心里恨不得立刻死了干净，免了人间世的羞辱；做了鬼，再去寻负心人算账。几次三番要偷那供客的鸦片烟膏自尽，转念一想，费无义不致负义到如此，他暂时不能来，或有必不得已的原因。我腹中既是他的骨血，等待生出来，他知道了，就是不瞧我妓女的面上，也应瞧自家骨血面上，来了结这重公案。我这一死，连带的将他骨血毁了，未免是我负他。主意既定，便咬定牙关，忍痛受各方面的磨折诽谤。可怜她腹中有七八个月胎儿的时候，还勉强挺着大肚皮，在樽边酒畔，拉长了嗓子唱曲子给嫖客娱乐。客人见了蕙娟，总笑嘻嘻的问她几时送红蛋来吃。有几位年高德劭的客人，见了不忍，抽空便对他鸨母蕙娥道：“这样大肚皮，你还不让她休息休息，还要逼着她唱，逼着她笑，逼着她四面八方的上楼下楼出局，未免太无人道主义了。”鸨母冷笑一声道：“谁叫她自己寻开心，也叫她尝尝开心的滋味呢。”

到了快临盆前两星期，鸨母才替蕙娟租了一间楼面，简单的摆了一张床，几张桌椅。蕙娟到了那里，不多时便产了一个男儿。蕙娟于痛晕过来的时候，听稳婆说是个男儿，心中也觉一喜。稳婆将小孩子洗涤包扎好了。放在蕙娟的枕畔睡着，算是沾着亲生的暖气。蕙娟痛定思痛。一睁眼见一肥胖的小孩子睡在枕边，恨不得包起来向他粉红的小颊上使劲嗅一嗅，怎奈生产以后，四肢一毫气力没有，动弹不得。只好瞧了几眼，心想这个孩子的高鼻子，约略有点像他那负义的父亲呢。

到了第二日，蕙娟鼾睡酣了，精神也略充足些，忙睁眼向枕边一瞧，却不见小孩子睡在那里。心想一定是雇了乳母来，抱去吃乳了。凝神一听，房间内静悄悄的没一些声息。蕙娟挣扎着用手拉开帐子一瞧，只有一个老娘姨坐在椅子上打盹。蕙娟忙叫了一声，那老娘姨揉了一揉眼睛，对她道：“可是要呷点粥么？”蕙娟点点头。老

娘姨忙将粥盛了一碗，捧与她吃。蕙娟趁老娘姨走进床边的时候，低低的问她道：“小孩子呢？”老娘姨道：“你妈早半天来瞧你一转，你睡着，没惊醒你，临走的时候将小孩子带了去了，也没交代什么。”蕙娟听了这话，手里的一碗粥颤的全要泼出来。老娘姨双手忙去接了那碗粥道：“你的身体怎么这样虚弱，连一碗粥全捧不住。我来喂给你吃罢。”蕙娟哽咽着道：“谢谢你，我此时吃不下，停一会再吃罢。”说罢，眼睛圈里一酸，再瞧一瞧枕头边昨夜小孩子睡的地方，止不住流下泪来，老娘姨道：“你莫哭，产妇哭了，要带下迎风流涕的毛病，便成终身之患了。”

到了黄昏时分，鴛母蕙娥来了。掀开帐子，淡淡的问了一声蕙娟道：“你身子觉着怎样？”蕙娟道：“还好。”鴛母道：“做产妇的要安心，不要烦恼，顶要紧。你那个害人精，我已经替你送掉了。留着，他，我晓得你瞧着一定气恼，还是送掉的干净。况且这样没老子的私货。将来谁管帐。恭喜你出空了肚皮，轻松得多了。好好的养养，半个月就好到生意上去了。耐心点，我没功夫常来瞧你。你要什么，呼唤老娘姨便了。”说罢，望了蕙娟一眼，见她一张惨白的面，没精神的眼睛挂着两行珠泪，一声不响。鴛母也不忍瞧了，放下帐子，叽咕叽咕吩咐了老娘姨几句话，匆匆的下楼，到她灯红酒绿的妓院里去了。

隔了三个星期，鴛母推定蕙娟身体是健全了，便辞退了这所临时楼面，将蕙娟接到妓院去。总算在妓院里后面亭子间，又让她休息了一星期，没叫她出来应客。四星期以后，玉柱金樽，歌衫舞扇，又做她的妓女生活，与四星期前一样。不过蕙娟脑中却深深印下了一个高鼻子，粉红脸，肥胖的小孩子影像。然而也不敢质问鴛母，将这小儿究竟送到哪里去，因为一问，恐怕引出鴛母许多的问罪之师。

鴛母除了妓院是她的营业出张所以外，还有一个住所，妓院里如果没什么事，鴛母总在这住所里安坐着享她清福。这一天距离着

蕙娟产儿的日子已有四个多月了。蕙娟到鸩母的住所里来，鸩母见了笑嘻嘻道：“你来得正好，我要抱一个新鲜人给你瞧瞧。”说着便一叠连声叫乳母，抱出这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孩子来，鸩母从乳母手中接过来抱着，对蕙娟道：“你看这孩子可胖？”蕙娟见了摸不着头脑，只有点点头。鸩母一面逗着那小孩子顽笑，一面对小孩子道：“今天你的大姊姊来了，为什么不叫一声？”蕙娟听了这句话，不觉怔了一怔。鸩母也有些觉悟，便对蕙娟道：“我因为一人在家闷气不过，现在烟又少吃了，格外无趣。恰巧离此地不远有一户穷人家，儿女生得太多，又生了这个男孩子，实在养不起，怨天怨地。我瞧着这孩子品貌还好，笑起来还不讨厌，我便收养了，做个儿子。他不是应该叫你大姊姊么？”蕙娟听了这话，又瞧了那小孩子一眼，只见那高鼻子很与自己的那个孩子一般，心中明白了一半，晓得眼前的假弟，正是自己的亲儿。鸩母设此圈套，讳莫如深，不知是何诡计。可是她既然如此说，我也只好认我儿子作我的弟弟了。当时便也咬着牙齿勉强的干笑着，叫了那小孩子一声“阿弟”。

从前蕙娟不常到鸩母的住所里去，自从发现了这名义上的弟弟以后，一月半月总去瞧他一次。蕙娟心里暗想。我有真儿子可看，比较不知下落，瞧他不见总要好些。就是罚我做他的姊姊，我也甘心。因此实际上，蕙娟倒得着母子团圆之乐。

有一天傍晚，约摸有五六点钟的时候，蕙娟正在对镜理装，预备去上酒阵歌筵。忽然鸩母差了一个小丫头匆匆的跑来，喊蕙娟回去。蕙娟道：“有什么紧急的事，值得大惊小怪，等我出了几处局再回来罢。”那小丫头急道：“姆妈吩咐的，叫你就去……小弟弟不好。”蕙娟听了这话，宛如打了一个焦雷，急得气也透不出，便同小丫头赶了回去。到了鸩母的住所，只见鸩母躺在烟榻上抽烟，脸上也有几分惨沮。鸩母见蕙娟来了，带着悲声对蕙娟道：“……他死了，特为喊你回，去瞧他一眼罢，就要送他出去了……。”说着用手向里房一指。蕙娟这时候也昏了，赶忙走过进去，只见她那亲生儿